

# 怪诞~一个哥特史诗

作者:GE Graven



## 第十四章



如同燃烧的舰队,火炬队伍飘荡在连绵起伏的黑色山丘上。

拉撒路内心挣扎,被束缚的锁链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他爬到山脊顶端,却停了下来。他向后仰着耳朵,原本宽大的瞳孔缩小成针眼大小。

在他面前,地势向下倾斜,一望无际,一座高大的城堡耸立在下一个高原的顶峰。城堡坚固的大门前,火炬的火焰交相辉映。人群绵延不绝,甚至绕着城堡的城墙排开,绵延数百码,靠近城堡边缘的人群逐渐稀疏,散落在几排简陋的茅草屋之间。一名士兵催促拉撒路向前走去。

浅浅的小山丘。

“列队!准备武器!坚守阵地!”护卫队总指挥官大声喊道。

士兵们扔掉火把,围拢在拉撒路周围,原本松散的队伍迅速收拢成一个严密的方阵。盾牌高举到边缘,将方阵围了起来,长矛伸出,直指人群。“绝不容许伤及无辜!若阵型被打破,就予以击杀!”

看似威风凛凛的防御阵线齐齐向前推进。

人群的咆哮声如同暴风雨般肆虐,然而随着宴会临近,雷声渐渐消散,只剩下蟋蟀的鸣叫和火把噼啪作响的声音,主宰着寂静的夜空。最终,在这死寂之中,火把的海洋分开,如同死海般泛起涟漪,照亮了一条通往城堡大门的清晰道路。或许拉撒路被数百双睁大的眼睛淹没了;他垂下目光,沿着新铺的通道走去,沉重的铁镣在他每一步都发出叮当作响的声音,而一队严阵以待的弩手则为队伍开路。

人群低声议论,身后传来一阵嘈杂声。旁观者破口大骂。突然,一块巨石从天而降,击中了拉扎勒斯的头顶。他应声倒地,头晕目眩,鲜血顺着脖子流淌下来。一名弩手用弩箭击倒了投石者,年轻的农夫也倒在了地上。这一幕激起了震耳欲聋的抗议声。两名士兵慌忙将拉扎勒斯扶起。他踉跄地从他们中间走出来,头晕目眩。指挥官大声警告所有人,但喧闹的人群淹没了他的声音。突然,通往城堡的小路塌陷了,完全被愤怒的拳头和挥舞的火把吞没。

人们认定拉撒路是魔鬼之王、邪恶王子,于是蜂拥而至。或许妇女们在诉说着她们尘世的种种苦难,她们朝他吐唾沫,闪电击中了他。或许男人们在回忆着他们一路走来的艰辛,他们扑向了他。刀剑交错,喧闹声此起彼伏。在熙熙攘攘的脚步声下,兴奋的孩子们四处寻找石头。长矛刺入血泊之中。

达尔西库尔勋爵的部下击退了那些如狼似虎的暴民。即便男女老幼纷纷受伤倒地,甚至伤势更重,仍有更多人涌了出来。不仅如此,在阵型内部,士兵之间也发生了冲突。阵型崩塌,人群将他们吞噬殆尽。愤怒的手臂抓住了拉撒路,将他高高举起,在人群中传递。

咒骂和尖叫声此起彼伏。他像一具被锁链缠绕的木乃伊,在翻腾的肢体浪潮中漂流。零星的哭喊汇聚成一声响彻大地的有节奏的咆哮:“烧死魔鬼!烧死魔鬼!”拉撒路挣扎着,嘶嘶作响,踢打着,沉浸在不断加剧的痛苦之中。“烧死魔鬼!”人群高喊着。

瞬间,一声响亮的战号平息了怒火,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城堡。在城墙上,弓箭手们迅速就位,箭矢射向人群。城堡大门大开,一队身披铠甲的战马轰隆隆地冲了出来,刀剑齐鸣,盾牌在火炬海洋中闪闪发光。人群像老鼠逃离日光般爆发开来。他们拉扎勒斯被扔了下来。他滚落下去,昏了过去。混乱蔓延开来,死伤者散落在地上。达尔西库尔的宫廷卫队包围了拉扎勒斯,并旋转着

他们向外包抄,侧翼包抄,举起盾牌。两名骑士下马,将拉扎勒斯抬到一匹战马上,腹部朝下。整支重装部队如同他们冲锋时一样迅捷,咆哮着冲出城墙,城堡大门在他们身后轰然关闭。

他们进入城堡后,将昏迷不醒的埃尔乔从马上拖下来,扔进一个深坑里。坑的尽头,一扇铁门直通地下,通往城堡下方。门的两侧各坐着一个戴着镣铐的囚犯,他们紧张地偷偷打量着这位新来的客人。两人都衣衫褴褛,胡须蓬乱,但其中一人体型明显更大,金发碧眼,背脊宽阔。他甚至比拉撒路还要高大,而且很可能……

他身材高大,站在他身材矮小的狱友旁边。

夜已深,直到清晨,拉撒路才醒过来。被两个囚犯的谈话声吵醒。他静静地躺着,听着那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嗤笑着,他低沉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异国口音。“如果真是你们的撒旦,那它为何甘愿被捆绑,被扔进坑里?回答我!”

个子较小的那个回答说:“嗯,也许它不是撒旦本人,但它确实是个恶魔。即使现在,它也只是假装被抓住了。它会挣脱镣铐,杀了我们所有人!”

“它既不是你的撒旦,也不是恶魔。我告诉过你,它是夜精灵。它身上带着所有特征……”  
一、它无法挣脱。在那些镣铐的束缚下,它无法挣脱。

拉撒路翻了个身,睁开眼睛,费力地坐了起来。他甩开沾满鲜血的头发,露出左眉上方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。“我的天哪,”他呻吟道。

个子较小的囚犯结结巴巴地说,一边挣扎着想要摆脱镣铐。“你看!它掉了!”  
“魔鬼!”他哀求着在深坑顶端附近来回踱步的守卫,“把我们拉出去!它醒了!”

“安静!”一名士兵厉声喝道。他看了拉撒路一眼,又抬头望向繁星点点的夜空,然后悠然地转身离去。

“哼,”高大的囚犯啐了一口,向矮小的囚犯抱怨道,“闭嘴!你的叫声简直像朵小花儿。”矮小的囚犯眯起眼睛瞪了他一眼,哼了一声,背靠着墙,僵硬地坐着,双臂耷拉在抬起的膝盖上。或许是想用这种既桀骜不驯又漫不经心的姿态来挽回自己的尊严。他远远地怒视着拉扎勒斯。

最后,他俯身向前,对着拉撒路嘶嘶地说:“我不是你要找的人,魔鬼。我是个基督徒。”他指着那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说:“他才是你要找的人。一个北方人。一个

异教徒。”

拉撒路为自己辩解道：“我不是魔鬼。”

“你听不见吗？”北方人冲着基督徒咆哮道，“他不是魔鬼。我告诉过你他是什么。”

“我的名字叫拉撒路·戈古。”拉撒路检查了一下自己的锁链。

“或许是戈古吧。”北方男子向后靠去，嘴角勾起一丝冷笑。“然而，戈古，夜之精灵，你依然是。”

基督徒问他：“那么，如果你不是魔鬼，为什么你看起来像魔鬼呢？”

“我生来如此。我虽是人，但与众不同。”

“一个男人？只有他？”北方人轻笑一声，转向基督徒。“夜精灵自称是人。你觉得呢 是人还是不是人？”他笑了。

拉撒路问北方人：“什么是夜精灵？”

“你！”他厉声说道，“你要是敢靠近我，我就扭断你的脖子。”

拉撒路扬了扬眉，转向另一个人。基督徒说道：“他是北方人。他们的人民相信暗夜精灵是夜幕降临后在森林里游荡的生物。”

“那他岂不是基督徒？”拉撒路问道。

北方人笑了。“我们的阿尔夫想知道我是不是基督徒。”他厌恶地摇了摇头。

拉撒路问他：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吗？”

北方人猛地跳了出来，锁链咣当一声绷紧，他怒视着拉撒路。“不！”他朝坑底啐了一口。“我绝不会吞下这种谎言！”

“小心别让自己落得下地狱的下场，”基督徒警告他。

北方人朝他瞥了一眼，撇了撇嘴，然后靠回墙边。“在我死亡来临，我的位置将在奥丁的餐桌旁 有美食、美酒、歌声，还有殿堂里的处女。

瓦尔哈拉。你还是留着那些愚蠢的故事吧，吓唬小孩，让他们长大后变成懦夫。”

“你相信神话，”基督徒回答说，“我之后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；根本没有奥丁，也没有圣殿。看看你周围 除了你，没人会谈论这种愚蠢的东西。”

你怎么能相信 ”

北方人俯身过来，一把抓住基督徒的后脑勺，猛地把他的头拽近。他对着他的脸咆哮道：“注意你的言辞！在我父亲和兄弟的土地上，我亲眼见过你们这些人因为少说几句话而被杀。我或许只是你们基督徒中的一个，但在我的土地上，你们将会被我的人民包围。”

记住这个事实 所有人都会称你为“亵渎奥丁者”，并会砍下你的头颅。

为此。”

拉撒路问他们：“你们两个为什么在这个坑里？”

北方人放开了他的同伴,然后向后靠去。“我们到这儿了,我的好阿尔夫。”

因为我的朋友杀了一个人,还偷了他的马。

“我只是自卫而已,”基督徒厉声说道,同时用手捋了捋脑后的头发。

“他先拔枪打中了我。”

“如果你没偷他的马,他也不会拔枪打你。然后你还把士兵引到我睡觉的地方。你这个蠢货!我说我走累了 我可没让你去偷马!”

“不,不,不,”基督徒脱口而出,“他们本来要放你走的。你不是因为我才被抓来的。我告诉过他们我不认识你!”他用手指着北方人,指责道,“是你自己把自己弄进来的。你承认认识我 然后还跟我说话。”

你那些关于奥丁的愚蠢言论,你受真理的约束等等。正是你那愚蠢的信仰让你身陷囹圄 而不是我!

“那就这样吧,”北方人回答道,一边甩动着锁链以示抗议。“我以我的信仰起誓……”我要骄傲地死在敌人手中。明天,当我们被绞死时,女武神会带走我,留下你腐烂。

那位基督徒斥责他说：“当我们被绞死时,你也会因为你虚假的信仰而下地狱。”

“被吊死了?”拉扎勒斯挑了挑眉问道。

“我们明天就要被绞死了 因为我们犯了罪,”基督徒坦白道。

“为了你的罪行!”北方人厉声说道。“只是,我犯了个错误,那就是旅行……”

“与你这样一条杀人、偷窃、撒谎的毒蛇为伍!只因你在敌人面前坚守了我的信仰!仅此而已!”

“可是,我来这里是为了见达尔西库尔勋爵,”拉扎勒斯坚持道,“我不是来被绞死的。”

“不,阿尔夫。你不会被吊死的。别担心。”北方人瞥了一眼天空,带着讽刺的语气向他保证道,“天快亮了。等到天一亮,你就什么也剩不下,没法吊死了。”他傲慢地大笑起来。拉扎勒斯抬起头。

发现有缕缕薄云,边缘泛着淡淡的红色光芒。

“闭嘴,异教徒!”一名士兵朝楼下喊道。拉撒路在锁链中挣扎,试图挣脱束缚。

“你惹他生气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?”基督徒问道。

北方人一边轻笑着,一边回答道:“我的朋友,我愿与你打个赌。”他凑近基督徒,低声说道:“我以我族人的信誉与……打赌。”

你的说法 你的信仰与我的信仰截然不同。你怎么说?

“你不能拿信仰做赌注。”

“哦,但我可以。如果我能向你证明我的人民是正确的,你是否愿意放弃你的信仰,与我们一同赴奥丁的宴席呢?”

“你不珍惜自己的灵魂,在临死之际竟说出亵渎神明的话。”

“我打赌不是为了危及自己的灵魂,而是为了拯救你的灵魂。”

“这是什么赌注?”

“以我族人的名义 以奥丁和洛基的真理起誓,我向你们保证……”

“他是夜之精灵,不是你们的恶魔。”他朝拉撒路点了点头。

“我不是夜精灵,”拉扎勒斯喘着粗气说道,仍然在挣扎着想要摆脱束缚。

然而,北方人继续说道:“不久,他就会像所有夜精灵一样死去。你看,他们白天不能待在地面上,否则太阳一照射他们就会把他们烧死。”

当你看到他被焚烧殆尽时,你是否要宣誓效忠我族人的信仰?

献给奥丁?

基督徒难以置信地看着他,眉头紧锁。“你疯了吗?”他瞥了拉撒路一眼,挠了挠胡子。“你是认真的?”

“他肯定会被烧死,就像我们肯定会被绞死一样,”北方人冷笑道。“我们打赌了吗?”

个子矮小的那个轻笑一声。“不,不,不 赌约是这样的。我来拯救你的灵魂。如果他真像你说的在太阳下燃烧殆尽,我就把我的灵魂献给你的奥丁 但这绝不可能发生。”他笑着,用手指戳了戳他那高大的朋友。“如果他没有燃烧殆尽,我希望你接受基督为你的救世主,放弃你的奥丁神和你族人的信仰。等我们死后,在天堂里,你会永远感谢我的。”

北方人先是绷紧了脸,然后突然大笑起来。“这才对嘛!”他拍了拍同伴的肩膀。“那就打个赌吧!成交!”

“成了,”基督徒冷笑道,“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”两人靠墙站着,看着拉撒路拼命挣脱束缚。埃尔乔站起身,顺着墙滑了上去。他转身告诫基督徒:“你不可拿自己的灵魂来赌我。”说完,他抬头望了望天空,然后转身继续看向自己的锁链。

基督徒缓缓站起身来。“只有输了才算得上是赌局。我捍卫的是全能的上帝,我绝不会输。而且,既然我又从你们这种人手中救了一个灵魂,那么上帝就赢了。”基督徒嘴角露出一丝冷笑。

“别再耍花招了,我的好阿尔夫。”北方人嘲讽地看着拉撒路,眨了眨眼。“太阳升起时,他属于奥丁。而你,终将化为尘埃。”

盔甲碰撞的铿锵声汇成一声轰鸣,士兵们包围了坑脊;他们的弩弓已经上弦,蓄势待发。

“全部趴下!”一名士兵喊道,“趴下,快!”拉撒路和基督徒跳到坑底。北方人怒目而视,背紧贴着坑壁。士兵咆哮道:“所有囚犯都安全了!”

哐当!嘎吱!铁质坑门猛地敞开,一群武装卫兵涌了出来。

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基督徒和异教徒囚犯按在墙上,而其他人则围攻拉撒路。

“起来!快走!”他们催促着拉撒路迅速穿过铁门。他踉跄着穿过一片盔甲和刀剑的旋风,沿着一条布满火把、长矛兵和弓箭手的地下通道前进。身后的坑门砰地一声关上,一个声音在走廊里回荡:“坑门已锁好!”守卫们押着拉撒路穿过一个曲折蜿蜒的地下迷宫。

一名押送人员喊道:“站住!”士兵们把他转过来,朝一扇门走去,并收紧了他的锁链。“进去。”拉扎勒斯照做了。他身后的门咔哒一声关上了,低语声和金属摩擦的回声随着士兵们的离去而渐渐消失。

空气沉闷而寒冷,如同地窖一般,带着陈年蜡和潮湿石头腐烂后淡淡的甜味。

他环顾这间昏暗的长方形房间。一张粗糙的长桌横贯房间中央,两侧各摆放着一条同样长的长凳。桌子两端的烛台上各燃着一根蜡烛,靠近桌子的那根蜡烛火焰高高,在烛台底部投下一圈跳跃的光晕。远处的蜡烛没有发光,但烛芯透出微弱的红光。在缭绕的烟雾下方,地板上,以及角落里,铺着一张简陋的草垫。在房间的另一角,他瞥见一只扁平的、几乎腐烂的老鼠孤零零地躺在那里。拉撒路顺着墙壁滑了下来,锁链刮擦着石头。他瘫倒在草垫上,将眼前的困境抛入无垠的梦境。

~\*~

然而,就在仿佛转瞬即逝的一瞬间,他的梦境消散了,大门猛地敞开。他的眼睛也随之睁大。他猛地翻了个身,坐直身子,眯起眼睛,迎面撞上从门口涌入的刺眼光芒。两个仆人端着七层烛台走了进来,摆放在桌上。他们拿着燃尽的蜡烛离开后,一队士兵鱼贯而入,沿着远处的墙壁列队站好。几位衣着考究的男士走了进来,后面跟着一位身材高大、略显瘦削的中年秃顶主教,他身着全套礼服。主教与拉撒路交换了一个眼神,眼神闪烁不定,或许流露出一丝戒备,甚至有些不愿意。在他身后,卫兵们关上了大门,各就各位,守卫着门。

抄写员停在桌子前,盯着拉撒路看了一会儿,然后转向主教。

“这真是个魔鬼。瞧瞧它 那牙齿 那耳朵 还有蝙蝠的翅膀。”

“我不是魔鬼，”拉撒路反驳道。

主教纠正了书记员：“不要无缘无故地指控他 他没有伤害我们。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真相。”

抄写员、主教和其他人刻意地在房间里走动，拉撒路扫视着士兵们紧张的脸庞。金属碰撞发出叮当作响，队伍移动；空气中弥漫着新鲜汗水、用过的蜡烛油和烧焦的灯芯的甜香。抄写员叹了口气，在桌边坐下，桌上放着墨水瓶、羽毛笔和一卷羊皮纸。拉撒路站起身来。不安的卫兵们紧握武器，拉撒路靠墙而行。抄写员展开纸张，从笔尖抽出羽毛笔。

他把纸甩了过去，放在纸上。他狠狠地瞪了拉撒路一眼，深吸了一口气。

“你有名字吗？”书记员问他。

“拉撒路。拉撒路·戈古。”羽毛笔尖沙沙作响。

“拉撒路·戈古，你现在所承认的，将被记录为真理。你现在是否向上帝和祂的圣者发誓，只承认真理？”

“我说的是实话。”

“很好。那么，你们侍奉谁？哪位主和王？”

他回答书记员说：“我侍奉我的主、我的神和我的王。”周围响起疑惑的目光。

“或许我可以换个方式问，”书记官说道，“你效忠于谁 效忠于哪个贵族和国家？”

“我是一名虔诚的信徒。我宣誓效忠于上帝、教皇和教会。”

主教微笑着走上前去，“很好。那么，你们是否相信一位全能的上帝，祂是圣父、圣子和圣灵？”

“我愿意。”

抄写员停下笔，抬起头，挑了挑眉。“所以你认为自己是人 而且是神的信徒？”

“我愿意。”

“男人没有翅膀，”他回答道，语气中带着讽刺。“不过，告诉我，你真的会飞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抄写员一边写一边又问他：“你一次能飞多远？”

拉撒路答道：“还有半个晚上，之后我就得休息了。”然而，笔尖却停住了，抄写员向后靠去，眼神中充满疑惑，嘴唇紧抿。几个瞪大了眼睛的卫兵低声议论着。

“都安静。”主教制止了他们。他转向拉撒路。“拉撒路,你相信基督由童贞女所生,受难,复活,升天吗?”

“我愿意。”

“很好。”神父在房间里踱步,一边点头。“这很好。”

抄写员问道:“告诉我你的父母是谁?他们现在在哪里?”

拉撒路坐立不安,不自在地瞥了主教一眼。

主教转身走向书记官,挥手示意。“我们不要再耽搁了,去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吧。”

“很好。”书记官翻了个白眼,接着问道:“你杀过人吗?上过战场吗?”

“不。”

他蘸了蘸羽毛笔,抖了抖,仔细端详着拉撒路。“从未杀过人?可你却长着狗一样的牙齿。告诉我,你吃肉吗?”

“我有。我的意思是”

抄写员打断了他。“你说你从未杀过人?”他盘问拉撒路,装出一副惊恐和困惑的样子。

“可是,要吃肉,就得杀人,不是吗?”说着,他用羽毛笔指着埃尔约,语气中带着一丝隐晦的指责。“难道你现在在议会面前撒谎?”

“听着,听着。”主教挥了挥纤细的手,示意书记员不要胡闹。让他说吧。

拉撒路坦白道:“我杀了一些野兽,然而,神的诫命并没有适用于我。”

对动物来说!我饿了,我没有面包!

抄写员挑了挑眉。“不 面包?”

“没有。我在森林里没找到任何谷物。没有谷物我做不了面包。”

“所以你喜欢吃面包?”抄写员潦草地写道。

“不,我不喜欢面包。”

抄写员停下脚步,叹了口气。“那么,你既然不喜欢面包,为何还要费尽心思做面包呢?”

主教清了清嗓子,双手交叠在隆起的肚子下,走到他面前。“你是否相信,在基督教神父主持的弥撒中,面包和葡萄酒会因神圣的力量而变成基督的身体和宝血?”

“我愿意。”

“回答得很好。”主教狡黠地笑着,搓了搓手,转向……

书记员一动不动地坐着。“你把他的回答记录下来,是吗?”

书记员回答说：“不过,如果您不介意的话,我想问问他”

“我可不高兴,”主教重重地倚在桌子上,斥责道,“现在把他的答案记下来。”他打了个响指,指着羊皮纸。

“如您所愿。”抄写员闷闷不乐,但还是蘸了蘸羽毛笔,照做了。主教转过身,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,看向拉撒路。

抄写员结结巴巴地问出了下一个问题,语气中带着明显的焦虑：“还有,像你们这种 嗯 飞行者,还有多少?”

“哦,是的,”和蔼的主教插话道,“肯定还有更多的飞行员。”还有多少人?他们现在可能在哪里?他抿着嘴唇,满怀期待。

我不知道。我孤身一人。

“你们只有一个人吗?”

“我没有见过其他的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神父皱着眉头,抚摸着他那硕大的下巴,同时把失望的情绪发泄在地板上。

抄写员从羊皮纸上念出了另一个问题：“你知道如何使用……”  
刀剑、弓箭,还是任何类型的武器?

“我曾经用骨头做过一把刀 用来切皮和切肉,”拉扎勒斯说道。

主教走到拉撒路跟前,仔细端详他的眼睛。他看到了拉撒路的祈祷十字架,便拨开垂下的铁链,以便更好地查看。“你从哪儿弄来的?”他凑近了些,继续打量着,像那些自恋的胖子一样,喘着粗气。

“那是我 一位修士 送给我的礼物 他的祈祷十字架。”

肥胖的神父用他苍白纤细的手指捻着十字架,仔细端详着它磨损的边角。“没错。只有修士才能把祈祷十字架磨损成这样。我相信你,拉撒路。”主教朝他微微眨了眨眼,然后转向卫兵,“我已经看得够多了。把他们带走。”

抄写员站起身,用羽毛笔蘸了蘸墨水。“或许我们不应该操之过急。”

你怎么能确定他不是从囚牢里从囚犯那里偷来的呢?

“哦,我非常肯定他没有,”主教回答道。他拉了拉紧紧绑住拉撒路胸口项链的层层锁链。“十字架藏在这些锁链下面,只能说明他在被捆绑之前就已经戴着它了。魔鬼绝不会佩戴十字架。”随后,主教指着拉撒路,对着房间里的众人说道:“这不是魔鬼的化身;这是个会飞的人;这是个基督徒的飞翔。”

这个人 他的名字叫拉撒路。作为这个省的主教,我将继续拥有权力。此事他绝不接受任何相反的说法。

书记官绕到桌旁,低声对主教说:“我可以跟您说几句话吗?”他朝房间远处一个空荡荡的角落点了点头。拉扎勒斯竖起耳朵,似乎在某个私密的地方,抄写员低声向主教倾诉了他的担忧。“任何魔鬼都知道如何回答这些问题。而且,这看起来不像是出于神的恩典或光明。或许明智的做法是考虑把那些”

神父打断了他的话。“或许你应该好好想想:如果你破坏了这微妙的时刻,达尔西库尔勋爵会让你戴上那副镣铐。”他转身冲着士兵们吼道:“你们没听见吗?立刻把那肮脏的镣铐摘下来!”三名卫兵跳上前去,扒光了拉撒路的衣服。

书记气呼呼地收拾东西,这时拉撒路对他说:“我是个会飞的人。”

抄写员愣住了,目光迅速转向主教,却发现主教正怒目而视。他赶紧把注意力转回拉撒路身上,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,回答道:“是的,你就是 那个人。”说完,他偷偷瞥了一眼此刻正得意洋洋的牧师,然后拿着卷好的羊皮纸和墨水瓶,强行离开了房间。

拉撒路向牧师微微鞠躬。“我欠您一份情。谢谢您。”

“是的,你是。或许我们可以稍后在我的私人空间里讨论一下这件事。”

“住处,”他一边轻抚着拉撒路的胳膊,一边低声说道。他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紧锁的眉头和高昂的下巴。“不过,你还没自由。达尔西库尔大人很快就会来见你。”主教转身对士兵们说:“我们在这里的任务结束了。”

房间里的人都走了,门关上了,拉撒路坐在长凳上。他浑身脏兮兮的,头发被血染得乱糟糟的,在两盏燃烧着的明亮烛台下,他正包扎着身上的伤口和淤青。

过了许久,门才再次打开,一位中年女仆和她的三个年轻女仆走了进来。这位肥胖的女人几乎和拉撒路一样高,她庞大的身躯几乎完全掩盖了她谦逊的外表。

她身后跟着一群侍女。她胸前夹着一个塞得满满的大托盘,里面摆满了肥皂、药膏和各种卫生用品。她停下来,打量着坐在桌子尽头长凳上的拉撒路。

拉撒路站起来,俯伏在地。

“所以,你就是那位杰出的飞行员?”她问道。“是拉撒路吗?”

“我是拉撒路·戈古,”他说道。

“我见过比你更健康的鼠辈 你真脏，”她哼了一声，踱步走到桌子另一头。“我隔着桌子都能闻到你身上的味道。”她一边卸下托盘里的东西，一边发现女仆们还没动，正站在房间另一头盯着他。一个女仆手里提着一桶冒着热气的水，一个抱着一捆叠好的布，最后一个拿着干净的衣服和靴子。

“好了，都过来，”她斥责道，“拉撒路少爷不会咬人的。他可是基督徒。”他们立刻走了过来，把东西放在桌上，一边打量着他。他笑了笑，点了点头，他们也回以微笑。

她回到桌边，忙着调配药膏。“拉撒路少爷，我的主人并没有恶意，他对你受到的虐待非常愤怒。他已经逮捕了許多人。”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们村民没有参与此事。聚集在城门口的人来自省内的其他地方 他们胆子越来越大，因为他们知道老爷的军队太小，无法统治他的领土。

“但是，达尔西库尔勋爵仍然想和我谈谈，是吗？”拉扎勒斯问道。

“的确如此。现在，请您退到这一步吧。”

“他知道我在哪里吗？”拉撒路绕到桌子旁问道。

“他确实如此。你被囚禁是为了保护你，拉撒路少爷。他坚持让你待在这里。”

“要像对待贵宾一样对待你。”她抓住他的胳膊，把他拉到自己身后。“站在这里。”她从桌上拿起肥皂桶，啪地一声放在他脚边。

“我现在可以和他谈谈吗？”

她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轻笑一声。“你脏兮兮的 现在这副模样，根本不配觐见老爷。你得去洗个澡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把这身皮囊脱下来。”说完，女人转过身去，继续端着托盘。女仆们轻盈地围拢过来，如同天使一般。她们各自从桶里抽出一块沾满肥皂的布，拧干。

拉撒路瞪大了眼睛，后退一步。“脱衣服？现在？”

“您想见大人，是吗？”她回头问道。

“是的，但是，我宁愿”

“哦，别说了。我养育了五个儿子，告诉过他们每一个人：‘你们身上的那些东西，我都见过了。’现在脱掉衣服，让我给老爷洗洗。我奉命 要么你自己脱掉那些脏兮兮的皮衣，要么我帮你脱。”她重新封好打开的药膏瓶，放回托盘上。“他要你洗得干干净净。老爷已经给你准备了干净的衣服和靴子，你不需要那些皮衣了。你瞧”

她身后,一个女仆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另一个女仆嗤笑了一声,女人便斥责她们。“我绝不允许这种行为!”她踉跄着转过身,继续训斥她们,“只要”

然而,她却看到了拉撒路,他站在那里,一脸尴尬。

“哦,我的天哪!”她惊呼一声,手捂着脸颊,所有人的目光都被拉扎勒斯出众的容貌所吸引。

她清了清嗓子,冲着女仆们厉声说道:“好了?快点!”女仆们立刻上前,用沾满肥皂的布拍打着他,使劲搓洗。女人洗完他的头发后,又拿来一罐药膏,用一块布抹在他额头的伤口上,细心地照料着。女仆们洗头的时候,她也顺便处理他头上其他的小伤口。

“这样就行了。”她把药膏放在桌上,转身拿着一块干净的毛巾。“较深的伤口会留下疤痕,但是,你会活下去的。”

女人托着他的头,给他洗脖子。“拉撒路少爷,您当然不需要刮胡子。您除了头上以外,就没长过其他毛发吗?”

“不。”

“所有会飞的人都像你一样长耳朵和牙齿吗?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没见过别的。哎哟!”拉撒路浑身一紧。

“哦,别动,我没有伤害你。”

“就是他们,”他承认道,一边朝天花板咕哝着。

她低头看着三个脑袋,或许正聚在一起恶作剧。“莉莉塔!你们几个小丫头还没完事儿吗?”

三人齐齐跳了起来,脸上都洋溢着笑容。“哦,是的,妈妈。”

“那就把桶挪开,给他搓搓屁股。”女人松开他的头,开始洗他的肩膀。“举起胳膊。拉撒路少爷,如果您能张开翅膀,我们也能帮您洗洗里面。”他照做了;她们倒吸了一口气;然而,洗澡继续进行着。

最后,女人帮他擦干身体,扑上爽身粉。她举起一件白色褶边衬衫,后背中间被剪开了一个口子。“我给你留了翅膀的空间,不过,穿上它可能……”

“有点费劲。”然而,它还是套在了他的翅膀上,完美地卷了起来。“太好了。我把它收得有点小了。我用了我大儿子的尺寸来给你做尺寸。他个子也很大。”她系好前面的扣子。

“这是他的衬衫吗?”拉扎勒斯问道。

“哦,不。”她轻笑一声。“他生前从未穿过这么考究的衣服。”她帮他整理了一下衣领。“可是,他现在已经死了。”

他怎么了?

她抿了抿嘴。“他被那个怪物,休贡勋爵 魔鬼本人 杀死了。”

她从一位侍女那里拿了一条黑色裤子递给他。“他的军队他们袭击了村庄的田地,杀死了我的丈夫、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。他们英勇抵抗 然而,我们根本不是雨果军队的对手。

他为什么要杀他们?

“因为他是个怪物。不过,够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,无法挽回。”她递给他一双黑靴子。“穿上吧。”说完,她转身走向桌子,和女仆们一起收拾行李。

她背对着拉撒路说:“我们用肥皂和水给你洗了澡,洗掉了你身上的血,又给你涂了药膏。我们只能做到这些了。”

她重新装满托盘,吩咐其中一个侍女:“去把那些兽皮拿来。”

“是的,妈妈。”

她像个胖女人一样深吸一口气,喊道:“不,拉撒路先生,你不是会飞的人。”

“我就是。”拉撒路坚持道。

她转过身,凝视着他的眼睛。然后她双手叉腰,露出赞赏的笑容。“不,你现在简直像个英俊潇洒的王子。我的主人也一定会像我一样,对你十分倾心。”拉撒路鞠了一躬,微笑着说道。

“好了,姑娘们,我们收拾一下吧。我们的已经吃完了。”女人端着托盘走到门口,敲了敲门。

拉撒路在她身后喊道:“我欠你一份情。谢谢你。”

“不,您不是,拉撒路少爷。自从我上次做我儿子的母亲以来,已经过去了两个季节。只有一位寡妇才能体会到此刻的珍贵。”她勉强挤出一丝微笑,目光落在地板上,或许是想从中窥见逝去的岁月。这时,门开了,一名侍卫放他们通过。“再见,拉撒路少爷,”她回头说道,三个负重的女仆跟在她身后。

“是的,妈妈,”拉扎勒斯回答道,脸上依然带着笑容,像个小男孩一样挥着手,即使门咔哒一声关上了。

最后,拉撒路低着头,双手背在身后,绕着桌子踱步。

一个沉思的带翼贵族的形象。他不时警惕地环顾四周,耳朵微微动了动,或许是下意识地想要辨认出地狱降临的预兆 有时听起来像是许多蝗虫嗡嗡作响。

在他短暂的停留期间,他很快就厌恶了墙壁,反而渴望开阔空间 永恒天空 所带来的另一种安全感。而且,尽管受到领主的庇护,

尊贵的客人拉撒路,依然是更高统治者的囚徒。他沉浸在烛光中 陷入沉思 他深知自己不能冒险离开房间,因为此时白昼已笼罩大地 灼热的太阳是他的守门人。

然而,在暂时摆脱了天堂地狱战车的折磨之后,更为紧迫的忧虑却萦绕在他心头。首先,他该如何向达尔西库尔勋爵,或者任何一位敬畏上帝的基督徒解释,他明明是为黑夜而生,却依然保留着基督徒的形象,是受上帝之光所造?此外,他只能祈祷,无论达尔西库尔勋爵安排给他什么任务 都不是罪恶之举,也不需要他沐浴在白昼的阳光下。如果任务如此简单,那么,一旦完成,他

他可能又要前往坎切洛去接萨尔维蒂诺修士,履行他帮助关闭盖特斯通的承诺了。

然而,饥饿的煎熬从他空荡荡的胃里发出,那胃早已像被掏空的坟墓一样空空如也。他转身走向门口,用鼻子嗅了嗅空气。起初只是淡淡的香味,后来逐渐浓郁起来,证实了那是烤猪肉的香气。外面的走廊里传来人声。门开了。

一排仆人鱼贯而入,每人手捧着热气腾腾的菜肴。拉撒路背靠着墙,看着他们涌到桌边,将银盘摆得满满当当,宛如一场盛宴,堪比帝王之宴。烤猪肉、胡椒孔雀、鱼片、嫩牛肉、烤牛肉、烤鸡和鹿肉排,琳琅满目的菜肴争相占据着拥挤的桌面。

水煮蛋和块状奶酪点缀着餐盘。水果摆满托盘,旁边是盛满坚果的碗。一壶葡萄酒斟得满满的。总而言之,整张餐桌变成了一幅琳琅满目的拼贴画和美食杰作。

仆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向拉撒路鞠躬微笑,然后离开了房间。最后,瘦削的老仆人摆好一套餐具,端起一只酒杯,斟满葡萄酒。

“会有宴席吗?”拉撒路问道。

“当然,拉撒路少爷,您的礼物。您还需要什么吗?”他看起来十分高兴。他伸出手,将桌上的东西一一展示。“一切都令您满意吗?”

“哦,不。”拉撒路摇了摇头,皱起眉头,仔细地扫视着宴席。被它的奢华所震撼。“太多了。我会死的。我必须全部吃完吗?”

“当然不是,”仆人轻笑道,“拉撒路少爷,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如果您不介意,您的位置已经为您准备好了。”他指了指盘子和酒杯,它们似乎已经沉入水中。

周围摆放着菜肴。

拉撒路来到他被安排的地方,抱怨道:“可是,这么多东西!足够很多人吃了。或许你可以让其他人也吃一些,免得食物坏了。”

“哦,不会坏的,拉撒路少爷。”仆人咧嘴一笑,目光越过桌子望去。

“明天我们都要为你大吃一顿。老爷心情很好,正在庆祝。等你吃饱了,剩下的饭菜已经答应分给城堡里的所有仆人了。”

他庆祝什么?

“他赞美你,拉撒路大师。”

“我?为什么?”

“嗯,即便我能猜到 he 这么做的原因,我也不能谈论这些事。拉撒路少爷,您还有什么需要吗?”

“我……不。谢谢您,先生。”他低声说道。面带微笑的仆人告辞离去,留下拉撒路独自为他的餐盘祷告。

片刻之后,拉撒路亲吻了他的祈祷十字架,随即冲到桌边,将每道肉菜都盛满了自己的盘子。他细细品味着每一口。在修道院的漫长岁月里,他从未想过自己会享用如此丰盛的宴席。用餐时,他的思绪却飘向远方,回想起童年时在地下墓穴里的日子。无数次……

他的父亲守在门口,他则吃着几碗硬皮面包,配着从食堂厨房偷偷带回来的一点点肉或奶酪

他偷偷阅读着许多缮写室的书籍,里面描述着国王、领主、城堡和奇幻的盛宴。他还会偷偷溜下床,溜进酒窖,捉住一个正喝得酩酊大醉的肥胖修士。对拉撒路来说,这一切都像是发生在昨天晚上的事。而从某种苦乐参半的意义上来说,他感觉奥迪诺那快乐的精神仿佛一直萦绕在他身边。

直到这时,他才发现那酒的来源。就放在他盘子旁边的一杯满满的葡萄酒。

一个熟悉却又古老的声音向他招手:“别再喝水了,喝点酒吧,因为你的胃不好,而且你经常生病。”奥迪诺爽朗的笑声在他脑海中回荡。他拿起杯子,抿了一口,咂了咂嘴。然后,他脸上慢慢浮现出一丝笑容。他把酒杯倒过来,一饮而尽,叹了口气。接着,他抬头望向天花板,对着奥迪诺的灵魂说道:“这酒尝起来比闻起来好。”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,然后扯下一只孔雀腿。

随着私人宴席的继续,拉撒路一边敲着酒壶,一边几乎每吃一口肉就用酒送服一口,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的心情也越来越愉快。

最后,他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,开始与自己 and 食物进行公开对话。

拉撒路喝醉了。

“我现在明白了,你刚才在地下室的时候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。”他咧嘴一笑,对着天花板敬酒。“敬你,奥迪诺修士,你已升入天堂。经上记着:无人能及,喝了陈酒之后,立刻想喝新酒,因为他说:“陈酒更好。”于是他又斟满了酒。他的酒杯抬起他那只孔雀腿的残肢,向后翻滚,从长凳上摔到地上。酒溅到他的衬衫上,染成了紫色,酒杯滚到房间角落。他手里还拿着那根大鸡腿,侧身躺下,醉醺醺地笑了起来。

拉撒路四处寻找他的杯子,发现它在角落里,旁边似乎还有一只扁平腐烂的老鼠。他对老鼠说:“我的朋友,你看上去不太好;克洛狄乌斯修士是不是踩到你了?”他咧嘴一笑,哼了一声,笨拙地用一只胳膊撑起身子。“鼠王,你知道我是个会飞的人吗?”拉扎勒斯懒洋洋地竖起耳朵,似乎在等着回答。“所以,你不跟会飞的人说话?”一阵沉默。“好吧,那就吃一口这个,”他把鸡腿举到老鼠面前,“我必须让你吃点东西。你看起来有点瘦。”他笑着,胡言乱语。

拉撒路勉强镇定下来,试图站起来,却又跌倒了。他含糊不清地说:“好吧,鼠先生,如果您非要知道的话,我是一个飞 嗯 飞”他挣扎着站起来,呻吟着说:“我站不起来。”他终于扶住桌子稳住身子,茫然地环顾四周。“我是飞人吗?飞我的天哪。”

他终于稳住身子,踉跄着沿着桌子的长边滑下去,靠着桌子摇摇晃晃,醉醺醺的。他眯起眼睛,一脸困惑地环顾四周,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。他的目光最终落在远处的墙上,在他彻底醉醺醺的状态下,墙上的石头仿佛在呼吸起伏着。他举起鼓槌,敲了敲墙。“或许你也能让这面墙活过来?”他站直身子,对着墙斥责道:“我可没召唤你。”他心里清楚,墙一动不动 唯一在呼吸起伏的只有他醉醺醺的自己 但他还是忍不住脱口而出,骂了一句。他哼了一声,跌坐在地上,目光空洞地望着前方。

突然,拉撒路猛地一震,一个熟悉的声音越来越大 像是某种……的声音。

如同蝗虫群逼近。他慌忙躲到桌子底下,眼睛死死盯着远处的墙根,那墙根纹丝不动,即使噪音突然消失了。在桌子底下的阴影里,他猛地转头看向对面的墙,发现一对……

赤裸的双脚,脚趾甲呈黑色,形似利爪。长长的弯曲指甲尖锐的尖端平铺在石板地上。

“我的天哪!”他低声喘息着,浑身颤抖,恐惧万分。

“是的,亲爱的飞翔者,”许多女人的柔声同时响起,“我是你亲爱的上帝。”她们的脚步绕着桌子走来,落在长凳下,离他很近,他可以伸手抚摸。“现在,我该拿你怎么办呢,拉撒路少爷?看来你还不懂得如何好好地死去。”

难道这真的如此难以理解,以至于必须由我一个人来教你吗?拉撒路尽管保持沉默,我还是注视着那些脚步,它们漫无目的地在桌子周围踱步,偶尔停下来,然后再继续前进。

“你的筵席是摆满死亡的祭坛。看看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无头、无腿、开膛破肚、肢解、焚烧、煮沸、撕裂。拉撒路大师,你听见他们的惨叫了吗?”

拉撒路突然感到一阵恶心,他捂住肚子,却发现肚子不停地起伏。

“你把它们吃了。你能听到它们的痛苦吗?”他被剧烈的痉挛折磨得躺了下来。他侧身躺着,双手抱住感觉随时都会裂开的肚子。然后他听到了:从他的胃里传来微弱的哭声 像是许多垂死老鼠的尖叫声混杂在一起。

“拉撒路大师,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尖叫吗?”

拉撒路转身看向最后看到脚的地方,却发现脚已经不见了。他向后翻滚,看到路西法的脸悬在他上方,漆黑的眼睛里燃烧着怒火。他吓得动弹不得。

“因为你拒绝吃面包!你却吃了他们!”她咆哮道,“你吞噬了他们的灵魂,埃尔乔!”她拿出他那把锋利的旧骨刀,刀刃轻轻划过他的脸颊和嘴唇。“现在,到桌子上来!”

她挥动着手臂,大幅度地清理着桌子,食物散落一地,盘子叮当作响地落在她脚边的石板路上 这位曾经优雅高贵的贵族的盛宴,如今却变成了一堆堆难以辨认、令人作呕的食物,堆在肮脏的地板上。

一瞬间,她就站在了桌子外面,那是他最后看到她双脚的地方。“来!躺到桌子上;我们要让他们复活 我们要让他们重获新生!现在,起来!”

拉扎勒斯躲在桌子底下,盯着她涂着黑色指甲油的长脚趾,浑身颤抖。

“起来吧,拉撒路大师!”

【第十四章完】



这部文学作品是创作出来的

d完全致力于

## 埃德加·爱伦·坡 (1809-1849)

愿他的精神永存我们心中。



~[GothicNovel.Org](https://www.gothicnovel.org)~